



钱念孙的收藏：首次被中国学者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鲁迅在日本留学写的《中国矿产志》、陈三立所题的《合肥诗话》(从左至右)



人物简介：

钱念孙，安徽芜湖人，现为全国人大代表、省文联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民盟安徽省委副主委。出版著作23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先后五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三次获“中国图书奖”，另获“冰心文学奖”一等奖、“田汉戏剧奖(戏剧理论类)”一等奖等。

钱念孙的书房： 古籍和民国旧书的世界

它们，记载了一段厚重而悠长的历史；它们，是早已成为过去但永远鲜活的经典；它们，已落下帷幕但仍与我们血脉相连过往……

它们，是钱念孙书房里最珍贵的一部分：线装古籍和民国旧书。

“阅读古籍，是一次智慧之旅。从那里，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祖先，也发现了我们自己。正是有了这样的大智慧，我们才能如此骄傲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于多年的收藏兴趣，钱念孙是如此评价的。

张亚琴 文/图

近万册的“宝贝疙瘩”

受研究目录学和版本学的祖父影响，钱念孙接触到了很多的古籍。开始，他并不明白这些又破又旧的书籍有何价值，可耳濡目染久了，他认识到古籍版本与善本的不同，也开启收藏古籍之端。

“在我书房近1万册的线装书里，主要是文史哲类的古籍居多，还有安徽地方文献、各种诗文集、带版画的(现称插画)，这其中，有很多都是手写上版刻印精美的软体字。”钱念孙说起那些“宝贝疙瘩”们，很是骄傲。

说着，钱念孙拿出一套用纸精心包好的线装书，只见书中标签上写着，《毛诗稽古编30卷》：“你看，这套书共8册，是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庞氏刊本。像这样的书，现在的价值要比几年前翻了好几倍！”

拍卖会上品“酸甜”

原来，钱念孙的古籍大多是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四川等地的拍卖会上买来的：“这些拍卖机构会定期寄些拍卖图录给我，我得闲时翻翻，如果看到满意的，有时候去拍卖现场买下来，有时候就打个电话委托竞拍。”

而买了这么多年的古籍，钱念孙最大的感慨就是：“书价涨得太快了！”

他举了个例子：前几年，他在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注：中国书店是1952年成立的，它主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类书籍，包括古籍善本、碑帖字画及新印线装古籍)，看中一套康熙年间的书，共40册，开价4万多。钱念孙觉得价格偏高，但还是买下了它。没想到过了两年，钱念孙再去时，看到书店还有同样的这套书在卖，只是，

价格翻了9倍。他心想：“价格涨得太快了！这么贵，肯定没人买”。没想到过两天再去时，已看不到这套书的踪影了，书店工作人员告诉他，最后一套也卖掉了。

新善本的“民国旧书”

钱念孙曾出过一本书，名叫《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笔记》，当时在收藏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在当年还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奖。

说起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并不是偶然。早在1994年，钱念孙作为国家公派高级访问学者，赴英国杜伦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大半年。期间，他在两校的图书馆里，翻阅台湾和香港地区出版的有关抗战史的图书时，思想受到很大震撼，因为书中讲述的内容与他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有很多不同之处。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钱念孙的心中充满疑问。

2005年，他将自己收藏的六七千册民国旧书翻检一遍，发现里面有关抗战的旧书有二百多种，这些旧书全部是抗战当事人所写，并在当年发表印行的，真实性非常之高。

“新善本中‘新’字的含义是相对古籍旧善本而言的，其收藏范围是从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书刊资料及名人手稿书札。它记录了近现代中国经历的多次革命变革，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最动荡的时代，具有极大的历史研究价值。有时甚至比古代线装书的价格还高。”钱念孙解释着。

收藏古籍和旧书，对钱念孙而言，更是一种享受：“在这些书海里，我获取知识的养分，而且，古人做书不惜工本，是把它当作艺术品来做。而这种艺术上的陶冶，现在却由我来分享了。”



祝凤鸣的电影DVD碟片占据了他书房的大半空间



人物简介：

祝凤鸣，1964年生于安徽省宿松。诗人，艺术评论家，纪录片导演。著有诗集《枫香驿》等。电视纪录片《我的小学》曾获“金熊猫”国际纪录片大奖，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一等奖及最佳编导奖。而论文《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锐度与广度》曾获“第二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

熟悉或不熟悉的人，说起祝凤鸣的名字：“他是个诗人！”

是的，他是个诗人，人们谈起他的作品，总是和“忧伤”、“神秘”、“唯美”等符号画上等号。殊不知，在1998年，他曾经任职于安徽电视台社教中心期间，其电视纪录片《我的小学》曾获“金熊猫”国际纪录片大奖，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一等奖及最佳编导奖。而论文《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锐度与广度》曾获“第二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

祝凤鸣说，他把电影当成真实的存在，从主人公的苦难中得到力量：“电影就是诗！”

因而，在他偌大的书房里，我们看到了数万张电影DVD碟片，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位置。

张亚琴 文/图

田壮壮引发的启蒙

“著名导演田壮壮1996年到合肥曾小住半个月，是我全程陪同的。而我第一次知道电影碟片，就是从他那得到的讯息。”

原来，当初田壮壮对赛珍珠的《大地》产生浓厚兴趣，知道赛珍珠曾在安徽宿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便通过编剧找到祝凤鸣了解情况。在他居住合肥的时间里，祝凤鸣始终陪伴。

一天，田壮壮的助理突然问祝凤鸣：“您知道合肥哪里可以买到电影碟片的？”这一问把祝凤鸣问懵了。在此之前，他只知道磁带，对电影碟片的概念一无所知。情急之下，他只好说：“在城隍庙！”因为那里有很多卖磁带的小店，所以给出了这个答案。

“助理的发问，实际上也就是田壮壮本人的要求。从那时起，我知道了，碟片里肯定有‘宝贝’，才会让大导演如此重视！”祝凤鸣回想道。

从深圳开始的收藏路

从田壮壮那得到的讯息，让祝凤鸣对电影光盘也产生了兴趣。只是当时合肥卖DVD碟片的很少，因而他能买到的也只有寥寥几张。

1999年去深圳出差，是他收藏的一个转折。

去深圳是在采访《我的小学》的过程中，祝凤鸣碰到了在安徽的老朋友郭熙

志，那会儿，老朋友在深圳电视台任纪录片导演。在闲聊中，祝凤鸣透露买DVD碟片的想法，郭熙立马自告奋勇，带他去了相熟的专卖电影光碟的店，在那里，祝凤鸣在老朋友的推荐下，一口气选了200多张电影DVD碟片。

“那批碟片对我的眼界和影响很大。其中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视》印象最深。”

这一路走来，祝凤鸣逐渐收纳了几万张的电影DVD碟片。如今，由于数目很多，他把碟片按国家分成了20多个类别。

只看大师的电影

在祝凤鸣的收藏目录里，没有一张是有关好莱坞商业片：“全部都是艺术片，都是大师级导演的作品。”

现在他买得少了，只有出现新的好碟片他才会再买下：“各国的电影大师的所有作品我都能找到！”

这些碟片，对祝凤鸣的意义不仅仅是收藏或知识的了解，而是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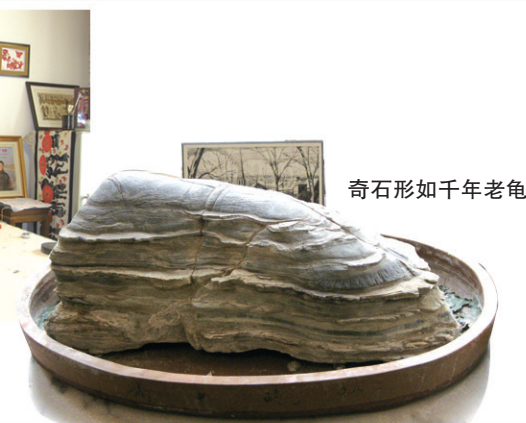
当他在写稿时，每遇到困惑和沮丧，他都会选些电影来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我经常看，而安哲罗普洛斯的《养蜂人》是我的最爱，看了有十几遍之多。每次从电影里，我都能和主人公产生精神共鸣。”

对他来说，它们，更多的是，孤寂时候精神的陪伴。

萧迹的书房： 趣缘斋中博古论今



萧迹的“趣缘斋”中博古架上陈列了他收藏的古玩



奇石形如千年老龟

人物简介：

萧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鲁，长于秦。吸秦晋之文化，笔耕不辍。已出版长篇小说《网上杀手》、《团委书记》、《宣传处长》、《平凡人生》、《活给别人看》、《谁是你的情人》、《面子》、《古城》、《大铁路》、散文集《请珍惜在一起的日子》，共300多万字。



萧迹给自己的书房取名“石龟趣缘斋”。在他看来，隔三差五，携一两友品茗赏画，观石鉴宝，谈古论今，是人生一大乐事。志同道合的朋友能相聚在一起，便全凭这一个“缘”字。至于书房的“镇宅之宝”——石龟，与萧迹更是缘分匪浅。

在这一方小天地，写作、书法、绘画、篆刻……萧迹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体会“活着，并努力快乐着”的人生。

朱玉婷

偶得奇石形如神龟

萧迹说，自己是个急性子的人，做事也常是随意性。这书房的得来也很偶然。

2007年9月，萧迹陪一朋友去买房。没想到在一售楼处，在销售人员推荐下，倒是萧迹自己当即交了定金买下这一室一厅的小户型。

房子是定下了，可思前想后这房子自住投资都不太适宜。萧迹说，好在自己总能找到的事情找到理由。“我的朋友比较多，平时相聚时不是在茶社就是在咖啡屋，到了公众场合就有了种种限制，而有了自己的空间，那一定就是尽兴的事了。”

房子装修好后，便时不时地有朋友送来一些必需品。其中有一位朋友主动上门要送给萧迹一块百年奇石。萧迹一看此石头形如千年老龟，甲裙层叠，青色纯正，心中便很欣喜。“古人云：得千年龟宝石者，贵！此石亦是人生幸事啊。”

在朋友的帮助下，将此石运回小屋中，便有了这“石龟趣缘斋”。

抛开名利静心创作

在萧迹的书房中，最能体现宁静祥和的便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南无阿弥陀佛”，是弘一法师生前的作品。

那时，萧迹刚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一位学佛的朋友将珍藏已久的这幅字送给萧迹并告诉他：“在文学创作中，一定要抛开名利思想，静下心来，沉下去，多思考多体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历史名人文豪的 书房

历代文人雅士非常注重自己的书房，书房是文人心灵的栖息地，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可读书托琴，可吟诗作画，可焚香品茗，亦可执棋对弈，悠然自得。一般来说，文人都有自己的书房。有了书房，就得有书房名。文人的书房也是如此，不仅名号要字斟句酌，颇为讲究，书房名中所包含的意思更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

张亚琴

李白书房

古代文人的书房一般必须要摆放的书房家具书桌、书椅、书柜或者博古架，每个时期的书房家具各具特色，李白的书房设计很简单，一张书椅，一张书桌，书桌上摆放笔墨纸砚等，书架上摆放文史典籍，李白的诗作就是在这样的书房诞生的。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诗仙。

陆游书房老学庵

南宋诗人陆游年老体衰，依然坚持学习。用一句时髦的话概括：叫活到老，学到老。基于此，陆游晚年的书房便取名老学庵。

刘禹锡书房陋室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说的正是自己的书房。一篇《陋室铭》，既表达了诗人高洁的志行和安贫乐道的情趣，也使得他的书房——陋室名满天下。说老实话，刘禹锡的书房是个名副其实的陋室。他的书房不仅兼有卧室的功能，而且竟然“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但是，因为刘禹锡的德行和才华，我们完全可以说陋室不陋。

张溥书房七录斋

明代文人张溥，酷爱读书，凡是所读的书必定亲手抄写，诵读数遍后烧掉，然后再抄，再读，再烧，如此反复六七次，他的书房即由此得名，曰：七录斋。

蒲松龄书房聊斋

清初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则在路边摆起茶摊，免费提供给来往过客，路人只需讲个故事或陪他聊天即可。这就是聊斋的由来。在这间名为聊斋的书房里，蒲松龄创作出了不朽的《聊斋志异》。

梁启超书房饮冰室

梁启超自称饮冰室主人，在他的书房饮冰室中，成就了奇绝文章，身处清末乱世，仍旧保持冷峻的思考，给人以启迪。

